小心電子煙誘惑孩子

鄭家豪

HK人與事

好友說了一件使他擔心的事：這天在家裏閒着，替兒子執拾書包，發現一支筆款式非常新穎，市面少見，他拿起細看，感覺不是原子筆。問兒子，兒子支支吾吾，很不爽快，他感覺兒子有異，再問下去，兒子低聲答，是一支電子煙。

好友頓時緊張起來，他聽說過電子煙這回事，但自己不抽煙，連香煙有什麼牌子也說不上，何況電子煙，自己沒去接觸，卻在兒子書包裏出現，怎不叫他神經拉緊。

問來源，兒子說與同學仔一起去便利店買的，這天下午放學，幾位同學交談中說一起去買「秘吸」，拉他同去，還說很好玩的，他帶着好奇心去了，跟着同學買了這支電子煙。兒子對他說，同學早就玩電子煙了，放學出了校門，走離學校遠一些，估計不會遇見老師，有的同學把電子煙拿出來抽，作狀扮「大佬」，同學覺得他很威，知道便利店可以買到，便買回來扮「大佬」，同學間互相鬥威，你威嗎？我更威！

好友聽過兒子的說話後，發覺問題複雜，先要爲兒子擺脫不良習慣，往後須經常留意他的行爲。此外，他又專注搜集有關電子煙的資料，了解電子煙的售賣方式、吸食潮流、所含成分，以及對人體健康的影響。他吃驚地發現，電子煙的銷售在香港不受監管，誰都可以買，不受年齡限制，連穿校服的小學生到便利店，說買電子煙，店員立即給他，對證了兒子說的話。他找到一份關於電子煙的調查報告，指百分之五的小學生吸電子煙，最小年紀六、七歲，受調查的一位小三同學承認最初同學仔送給他，再帶他去買，有的同學拿來當玩具，誰夠我潮，有的擺姿勢扮吸煙，但眞正吸的只是少數。

他認爲煙商唯利是圖，推銷手法水銀瀉地，處心積慮主攻青少年學生市場，銷售網分散到學生出沒的店舖、連鎖店，意想不到還有些文具店、小型書店，小學生要買電子煙，像買雪糕那樣容易。

煙商不斷投入資金加大宣傳，路過商店，看到張貼電子煙的宣傳海報，宣稱「不含尼古丁」、「不會上癮」、「電子煙不是香煙」、「電子煙助戒除煙癮」，煞有介事。只看廣告相信了「不是香煙」的宣傳，覺得吸也無妨，當嚼香口珠就是了，這段話吸引沒有判斷力、愛好新潮的青少年。

另外，有人就是不戒煙：「我吸了幾十年，這把年紀才戒煙，還有什麼人生樂趣！」廣告說「不含尼古丁」向不戒煙又不想吸入尼古丁的「煙鬼」攻心戰。電子煙眞的沒有尼古丁嗎？本港已有大學化驗，確認一些電子煙含有害物質，包括丙烯乙二醇及甘油，可引起口部及咽喉不適，高溫下會產生致癌物質，至於廣告說「有助戒除煙癮」，研究認爲不確實，近於扯謊。

好友因事情發生在兒子身上，開始關注電子煙帶出的社會問題，社會上大力宣傳反吸煙，公共場所、商場、茶樓食肆、電影院、寫字樓、港鐵、巴士、所有公共交通工具都列爲禁煙區，香煙包裝要求註明「吸煙危害健康」的警告字句，另一面卻對電子煙此類「次香煙」大放綠燈，網開一面，不加任何銷售管制，不限年齡購買的放縱態度，影響深遠，青少年今日玩的或是吸食，長期養成接觸煙的習慣，小腦袋不設防，逐漸失去抗拒力，年長了，他們踏入社會工作的時候，也許放棄了電子煙，改吸香煙，由電子煙升上香煙的台階，出現新一代吸煙人，正是好友憂慮的社會問題。

陸機《平復帖》

顧農

文化什錦

現存最古老的紙本書法眞跡——西晉文學家陸機的《平復帖》歷來是研究熱點之一，而其首要任務在於文字的釋讀和內容的闡述。據啓功先生的釋文，《平復帖》節錄如下：

「彥先羸瘵，恐難平復。往屬初病，慮不止此，此已爲慶。承使唯男，幸爲復失前憂耳。……」（《陸機平復帖》，文物出版社一九六一年九月版）

陸機的朋友中字「彥先」的有好幾位，啓功先生認爲應當是賀循。對啓功先生的釋文頗有意見不同的人，不少文字的釋讀出入很大，但對這「彥先」二字大抵都沒有什麼異議，並且贊成就是指賀循其人。（詳見王琪森主編《〈平復帖〉暨二陸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一書，文匯出版社二〇〇九年十月版）

今按賀循是因爲得到著作郎陸機的推薦到首都洛陽來當官的，《晉書・賀循傳》云：

「著作郎陸機上疏薦循曰：『伏見武康令賀循德量邃茂，才鑒清遠，服膺道素，風操凝峻，歷試二城，刑政肅穆……出自新邦，朝無知己，居在遐外，志不自營，年時倏忽，而邈無階緒，實州黨愚智所爲恨恨……謹條資品，乞蒙簡察。』久之，召補太子舍人。司馬倫篡位，轉侍御史，辭疾去職。」

陸機任著作郎在元康八年，然則賀循到任當在元康九年或下一年（永康元年）；而再下一年（永寧元年）司馬倫篡位，賀循辭疾去職，陸機一度下獄，稍後就追隨成都王司馬穎離開洛陽了。如果《平復帖》中的「彥先」就是賀循，那麼此帖當作於永康元年或其稍後。

可是關於《平復帖》的書寫時間，現在有五花八門的估計，最早的放在陸機入洛之前，晚的則安排在太安二年七月至十月間，也就是陸機臨死前不久。在這些時間段裏，陸機都不大可能在給別人的信中談及賀循的健康問題。如果這個問題不優先予以解決，《平復帖》的研究就很難深入下去。

願做故鄉稻麥

李丹崖

自由談

去拜訪一位老作家，在他的書房裏看到一幅書法作品：稻香茶暖。

這位以寫批評雜文而著稱的作家，怎會在自己的書房裏懸掛如此溫婉的橫幅？我心裏直犯嘀咕，通過與他聊天才知道，原來老作家是「筆頭老辣、心腸極熱」之人，面對社會的不良風氣，他針砭時弊，但是，生活中的他卻極其喜歡兩種光陰。一是故鄉的稻子熟了，萬里金黃；二是新泡的紅茶在盞，香氣縈然。

眞是一想起故鄉，心頭總會濾過汩汩溫泉；一念及故鄉的草木，心底就盛放出了一整個春天。

前不久，在附近的農家樂田園餐廳旁見到一處梨田書屋，原以爲它是作爲農家樂的配套產品。走進去，才發現，古風悠悠，所陳展之書，全部是古版線裝書，書架和堆頭也都是由原木和根雕製作而成。

書屋坐落在村口一座大梨樹下，與周遭整個環境融合在一起，渾然天成。出於好奇心，我去問這位書屋的主人，得到的回答卻是一位「無名氏」。三年前，村委會收到了一筆匿名巨額匯款：五十萬元。

隨着巨款，還有一封信，大意是，二十年前，他南北闖蕩，落魄到此地，身無分文，心灰意冷想起對家人的信誓旦旦，再看看如今一事無成，在一棵梨樹下，他抽掉了自己的腰帶，幾欲輕生。後來，一位老人跑過來，笑容可掬地遞給他兩顆梨子，笑着說，看你剛才鬆動皮帶，一定飢渴難耐，吃下它吧，甜着呢！

年輕人無法拒絕，一口氣吃下了兩顆梨子，那梨子眞甜，甜到足以讓他看到了生活的全部希望。他吃下梨子後，老人又給了他一籃子梨子說，你提着這籃子梨子上路吧，別餓着。

後來，年輕人靠着這籃梨子充飢到了省城，終有建樹。他不知道當年那位老人的姓名，投資這個書屋，算是報答他對這片土地的恩情。

我想，這位匿名的年輕人雖不在此地出生，他卻把這片梨園當成了他靈魂的故鄉。

古人多智慧呀！在造字時候，把「鄉」和「香」同音，這是多麼美妙的祝福。

多年前，在一個畫冊上見到蘇州博物館爲明代畫家沈周舉辦的一次畫展的名字，非常美妙：「石田大穰——吳門畫派之沈周特展」。一個展覽，足以概括沈周的風骨，以及他高貴的心性。

首先，石田是沈周的號，沈周出身在陽澄湖附近的一座鎮子上，那裏，水草豐茂，自然機巧一派天成，應該說，這是一座人文薈萃的風水寶地。穰，意味五穀豐登，當然，也寓意沈周詩書畫樣樣精通。另外，大穰，更像是在故鄉大地上一株茁壯成長的稻麥，安享着故鄉母體的恩賜，然後慢慢在歲月深處顆粒飽滿，修成正果。

老作家也罷，年輕人也罷，沈周畫展的策展人也罷，都把心靈深處最隱秘的美好交付給了故鄉的一片土地、一根草木、一方水土。他們，應該都算是故鄉大地上一株安詳的稻麥。

蕩口文化以義爲利

純 上

繽紛華夏

蕩口古鎮位於無錫東南部鵝湖鎮境內，離市區開車半小時，西鄰鴻山墓群和泰伯墓，東與蘇州、常熟接壤。相傳古鎮是東漢孝子丁蘭的故里，晉代名「丁村」，距今有一千六百多年歷史。因地處鵝眞蕩的口岸，故名「蕩口」。

華氏家族是古鎮始遷族，元朝末年，華貞固、華溪碧父子爲避戰亂定居蕩口。華貞固帶領族人在鎮上開設鐵木作坊，營建飯館、茶樓，交易農副產品，奠定了華氏家族的經濟基礎。他又著有《慮得集》，提倡耕讀傳家。受華氏「以義爲利」思想的影響，蕩口崇尚孝德，孝義之風代代相傳。

農曆新年剛過，趁着天朗氣清的日子去蕩口一遊。走過正反兩面分別鐫刻有「蕩口」和「仁里義坊」匾額的花崗石牌坊，踏上小橋，迎面就是題名「一得」的臨河碼頭，這是華貞固的手書，取「千慮一得」之意。倉河從西向東貫穿小鎮，河水清澈，水波不興。兩岸倉河南街、北街由石板鋪成，粉牆黛瓦、飛簷翹角的江南民居修繕一新，紅黃綢緞高挑，廣告麵館、茶樓、咖啡館與絲綢、蘇繡、太湖珍珠等土產。屋後竹竿上卻懸掛了各色鹹魚、臘肉、香腸、風雞。剛出生不久的小黑狗在門口滾進滾出，大黃貓慵懶地展開身體在牆角曬太陽。

蕩口小橋流水的風光和巡塘、周莊、同里等古鎮區別不大，但作爲國家4A級景區和中國歷史文化名鎮，這裏四個省級文保單位、五十處歷史建築展示了「湖濱水鎮」、「名人搖籃」、「孝義之邦」的文化底蘊。蕩口歷史上人才輩出，尤以華氏爲多。如中國活字銅版印刷的發明人、明代華燧，大收藏家華夏，翰林院學士華察，中國近代科學的先驅、數學家華蘅芳，《歌唱祖國》的詞曲作者王莘，漫畫大師華君武（祖籍蕩口），國學大師錢穆（自小全家一直寓居蕩口，童年在此求學），科學家錢偉長等。

古鎮保存了成片的明清古建築群，我參觀了錢穆故居、華蘅芳故居、王莘故居、華氏義莊、華君武故居等。這些名人故居大多爲近年重修，遺跡寥寥，展品以圖片、文字爲主，實物較少，但它們代表的前輩遺風、書香遺韻依然讓人神往。會通館原爲華燧的讀書室和印刷廠，展示本地印刷業發展的淵源，還有華燧雕像。在王莘故居，《歌唱祖國》的不同版本持續播放，還有一間老屋保存原貌，集卧室、廚房、起居室、餐廳於一體，有木箱、灶頭之類的老家什。華君武故居雖無實物，但漫畫作品不少，二樓還有中國漫畫史展。

華蘅芳故居的建構最爲完備。修復後的三進四合院，最裏面的「行素軒」展覽了他和徐壽設計的中國第一艘蒸汽輪船「黃鵠號」的模型以及他翻譯的西方數學、幾何論著的圖片。這裏還有他父親、前清舉人、江西縣官華翼倫的書房「荔雨軒」以及陳列其弟華世芳書畫作品的廂房。明媚陽光下，庭院無言，梅花綻放，似乎在思考世紀末社會轉型時期中國知識分子選擇的不同道路。

蕩口的文采風流、人傑地靈和當地的義莊文化分不開。義莊是古代由某姓氏家族創辦的慈善機構，我國最早的義莊始於宋代范仲淹在蘇州建立的范氏義莊，無錫義莊則始於蕩口華氏。華氏二十二世孫華進思於乾隆八年「獨置義田一千三百四十畝贍族」，創建義莊。進思以侄兒公弼爲嗣，也就是華蘅芳的五世祖。公弼建立了華氏老義莊。光緒初年華芬遠又捐義田兩千餘畝建立華芬義莊，即華氏新義莊。蕩口還有徐義莊、錢義莊、襄義莊，因此號稱「江南第一義莊」。

華氏義莊以義爲本接濟氏族中的貧寒家庭，也爲子弟提供上學所在：果育鴻模小學（錢穆的母校）。現在開放的房屋中，全用楠木修建的正廳「詒穀堂」是董事開會、待客之所，牆上張貼了每年用於辦學、救濟、慈善事業款項的百分比，還列舉了義莊的規矩法則。懷芬書屋復現了私塾的狀貌，中間懸掛孔子像，兩邊放置課桌椅，桌上有筆硯。後院有倉廒可囤米，前院復原了當年的典當行，可見義莊經濟實體的多樣化。

中午在當地飯店用餐，鹹青魚、走油肉、四喜麵筋、雞湯蘿蔔、鹽鹵豆腐都是特色土產。

河水湯湯，歲月窅然而逝，英雄才俊不再，「鵝湖山下稻粱肥，豚柵雞棲半掩扉，桑柘影斜春社散，家家扶得醉人歸」的風光也已依稀，我們只在溫暖的日光中品味日常幸福。

◀「仁里義坊」花崗石牌坊 網絡圖片

◀華蘅芳故居 網絡圖片

拿破侖與三個女人的生死情緣

高秋福

人與事

拿破侖雖愛約瑟芬，但在愛的過程中，他的「感情出軌」一再發生。其中廣爲人知之一例，就是他同波蘭貴婦瑪麗・拉辛斯卡的艷遇。

一八〇六年十月，拿破侖率軍進攻普魯士，很快攻佔柏林，旋即又向波蘭挺進。十二月下旬，他乘坐馬車來到波蘭首都華沙西邊的小鎮布洛涅，受到波蘭人的熱烈歡迎。這時的波蘭已三次遭受俄羅斯、奧地利和普魯士瓜分，面臨亡國滅族的危險，視這位法國皇帝爲「大救星」。一位年輕女郎從歡迎的人群中衝出，向馬車中的拿破侖喊道：「歡迎，熱烈歡迎！我們在等待您拯救波蘭。」拿破侖瞄了她一眼，秀美的身材，嬌嫩的面龐，一頭瀑布似的金髮，兩隻藍寶石般的眸子，簡直像個天仙。他當即摘下帽子向她致意，並順手把一束鮮花送給她說：「華沙見！」她萬萬沒有料到，她這一有點魯莽的行爲竟改變了她的人生。

▲拿破侖的波蘭情婦瑪麗・拉辛斯卡 作者供圖

這位名叫瑪麗・拉辛斯卡的女子於一七八六年十二月出生在華沙，父親在爭取民族獨立鬥爭中英勇獻身。她一到十八歲，母親就將她嫁給六十八歲的鰥夫安東尼・科隆納・拉辛斯基伯爵。她無心家庭生活，時刻關心着國家命運。一睹法國皇帝的風采之後，她有好幾天心情難以平靜。可是，她沒想到，那位法國皇帝也惦念着她。據她後來回憶，幾天過後，一位華沙高官來到她家，邀請她參加法國皇帝也將出席的舞會。他解釋說，這位皇帝來到華沙之後，一再打聽在布洛涅接受他花束的女郎，「我今天終於找到你，希望你在舞會上與他共舞。你要知道，我們波蘭的命運就掌握在他手中。」聞此，她才明白這位高官的眞正來意。

消息很快傳開，丈夫高興，朋友們競相來她家祝賀。她開始猶豫要不要接受邀請，但大家無一不勸她一定前往，因爲「這是爲國家效力的大好機會」。一八〇七年一月十九日，她壯起膽子赴約，沒有化妝，只在頭上插了幾朵鮮花。一到舞場，拿破侖就走上前來，熱情同她交談，然後邀她共舞。她得體的談吐，機敏的才思，優雅的舉止，動人的舞姿，當即把這位正在征服整個歐洲的法國皇帝征服。一曲結束，聰明的她立刻就感到，他的話語中不無挑逗的意味，他的目光中充滿火辣辣的渴求。他之所以惦記她，顯然是另有所圖。

此後，她幾乎每天都收到拿破侖邀請她赴宴的信函。他明確表示，「我需要你」，「我心中只有你」，她則一再表示婉拒。消息傳出去，波蘭各方面的高官顯貴競相登門規勸。他們說，贏得法國皇帝的好感，不是個人的事，應從國家和民族的前途考慮。如果拒絕他，那將是「對身陷苦難的祖國的不忠」。在這種情況下，她作出決斷說，出於國家利益需要，她「願意作出個人的犧牲」。

就這樣，她同拿破侖開始共度良宵。消息很快傳遍華沙上流社會，沒有人指摘她，反倒將她視爲「民族英雄」。她慢慢發現，他確實很愛她，答允幫助她的祖國盡早擺脫異族統治。她認爲，只要法國牽制住普魯士、奧地利和俄羅斯，對波蘭就是一種援助。因此，無論拿破侖後來移師哪裏，她就跟到哪裏。不久，她發現自己懷孕，這使拿破侖興奮不已，證實他有生育能力，能爲法國留下「龍種」。

一八一〇年五月十日，她回波蘭生下一個男嬰，老伯爵爲其命名爲亞歷山大・弗洛里安・拉辛斯基。但是，任誰都明白，他是拿破侖的孩子，只是拿破侖不能公開承認。拿破侖還算有情有義，儘管此時剛剛招納新皇后，還是邀請拉辛斯卡攜嬰兒前來巴黎，安排他們下榻一座豪宅，他不時悄悄前來看望，並把拿坡里包括六十多座農莊在內的一大筆房地產賞賜給她們母子。他同她的親密關係，實際上到此即宣告結束。

她對拿破侖十分感念。在他流放厄爾巴島之後，她曾帶着孩子秘密前往探望。次年，在他遭遇滑鐵盧慘敗之後，她曾前往法國東北部的馬爾邁松，對流寓不定的他百般安慰。一八一七年，她在巴黎逝世，年僅三十一歲。流放在聖赫勒拿島上的拿破侖得悉，不勝唏噓。她被安葬在巴黎的拉雪茲神父公墓，後應其弟請求，遺體遷回波蘭，心臟仍留在巴黎。她後來的法國丈夫菲利普・安托萬・多爾納諾將軍在其回憶錄中稱讚她是「熱誠的愛國者」、「在波蘭有影響的政治人物」。（中）